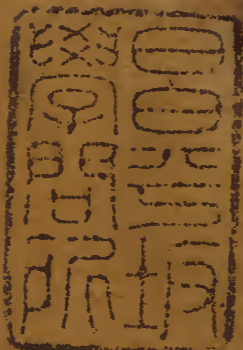


春秋指掌

五之九



漢書門			
八	三	三	類
一	三	三	類
冊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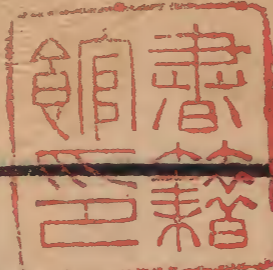
庫文閣内			
二	八	漢	
七	四	書	
四	三		
冊	八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8433
冊數	8	( 2 )
函號	274	19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春秋指掌卷之五



淺草文庫

桓公中

甲戌桓王十三年 五年 陳桓侯鮑卒

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出春正月甲戌巳丑見盟密 傳兼用不書王意分因革作

左傳 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 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夏齊侯鄭伯如紀

胡傳 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夫如者朝詞 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為紀微乎微者也

免音問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潛江余 鈺 瞿士參閱

春秋指掌



齊在東周尊則方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紀乃懷詐設  
之謀欲以襲之而不虞紀人之覺也其志憐矣此外相如  
爾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備書於策  
夫子脩經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  
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滅國絕世之義矣故存而弗  
削以著齊人滅紀之罪明紀侯去國之由劉敞所謂聖人  
誅意之  
効是也

指月不虞紀人之覺句極重覺則為如紀不覺則滅紀矣  
故云志憐誅意字與志字心字相應泰旨定春秋只書  
紀侯大去未見齊人滅紀故于此存其蓄謀實跡使天下  
知今日之朝乃去之由而異日之去乃意之效也不削深  
心正在此該重發滅紀是齊志  
勿泥並驅朝紀句兼鄭斷罪

如紀 州公如曹 謀人 著其由 滅紀張本 皆外  
依人 錄其本 是來張本 相如

如紀 升陞 謀小 亦異于與滅繼絕之義矣 下易  
經兵 亦異于誅暴禁亂之兵矣 須句

以非崇祀保小之禮  
對非與滅繼絕之義

外合遷三邑謀小趙小俱有典繼意 合河陽誅意原  
情劉敞啖助 合侵崇志憐心逆 合弓會陳劉敞誅  
意穀梁存陳皆聖人典繼之公心 又合從祀誅意誅  
情謀小專國

###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  
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  
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鈞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  
為宜伊陟象賢復相太戊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  
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  
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巳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  
延官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  
於葦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凌國家傾覆  
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  
後世人主猶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

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

### 仍叔聘

仍叔作



指月之子二字重春曰童稚又曰子弟之弱者與他傳送論世官不同傳六公字三私字導在公私上辨論而狗大臣私意一狗字正不能公選之病政由是敗要發得喫緊引周衰以戒後世意亦要透

○仍叔聘

季子歸

譏世官與賢臣

狗大臣之私不緣宗親之故

伊呂

不重仍叔季子只重兩傳未國家治能意發揮

○仍叔聘

初稅畝

官制田制

仕者世祿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

耕者九一君子不以

天下奉一人

○仍叔聘

用田賦

同上

### 葬陳桓公

### 城祝丘

借城則傳夏則非時助祀畏齊鄭則非義總見無愛養斯民之意全高氏祝丘齊魯境上邑齊將襲紀公

欲助紀而畏齊故非時城此以脩之

###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 左傳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

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者先犯之必奔王卒

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

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緡葛命二拒曰

旂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主卒大敗

祝聃射王中肩主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

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 胡傳

春秋書王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

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立

宋督弑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罰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



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音檢。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繡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文以存天下之防也。二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8 大雩

左傳 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禮記仲夏命樂師脩鞀鞀鼓均琴瑟管籥執于戲戈羽調。帝用盛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胡傳 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早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謂性命之文。是也。諸侯不

龍見建 巳之日 蒼龍宿 之體昏 見東方 鞀音陶 籥音池 祝音觸 故音語

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祖禘祭於已之。寢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鳴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 大雩

音定 性命之文。在聖人脩經。因事褒貶。無容心上說本。邵氏註。然玩傳諸侯不得祭。至林放乎。一限則祀典確與性命相關。故聖人雖因早以書。却有精義存焉。非通徹性命。曉聖治理者。不能解夫子為壇南郊雩。五方上帝。配以先帝。燔柴以告。自鞀鞀至祝。致皆作諸侯雩。境內山川歌舞而已。○ 同人曰。特謂之大。文定意中。固以大字為聖人特筆矣。指月云。大字非書法。國史原有此文。此論未安。諸侯不得僭天地。蓋緣氣不相屬。如。何祭得他。朱子之說。政胡氏所謂性命之文。治國如指掌之理也。魯諸侯三字。急着眼。

○ 大雩

夔歸 性命之文。 治國如掌。 天下可定。 合大閱上祀下戎俱僭。但下傳不重僭上。 合次滑非。 鬼而祭見義不為尤僻。



冬

### 冬州公如曹

**胡傳**按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三公稱淳于州師而保釐東土衛武以列國而入相於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未故先錄其本

### 州公如曹

**胡傳**傳首度其國危遂不復便是罪案夫于三公一段解稱公然畢竟是經例外相如以下纔是此條所以書於經之意還主將有其未二句作文使不錄今日之如曹則後之寔來孰知其為州公耶又孰知其自曹而來者耶文中常把公字番騰勿直斷其犯下傳

### 州公如曹

已卯烝

紀外交 存時祭

著失國之由 彰禮之失

俱先書 為後日

之案

乙亥桓王十四年 六年 陳厲公躍元年是年楚熊通自立為楚武王

### 春正月寔來

**胡傳**按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白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強凌弱眾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壞地褊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蒞子在黃温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耳則待之以初方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指月此亦必有大國偏奪之但其有以自取耳自取事依傳或字活點須知此題全在商度所以待州公者上發正名意

合戰韓獲上書名下不言師敗績兩邊皆有正名二字皆以孟子辨起合納頓諸侯失國托于諸侯禮也寔自取故書名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頓楚納故書納

**附左**

楚武王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隨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李良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為後鬬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麗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肥腍柔盛豐條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公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饒純色全

蘇音雷寧音律且音疽

純色全

膾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夫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蠶也謂其備膾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惡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於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親齊大非吾親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郟**

見下紀侯來朝傳須在諸謀齊難上發意莫用斷罪語

**秋八月壬午大閱**

春秋旨義卷五

六

以父命為辭郟左作成

甲首被甲者首

癘毛無疥反謂皮癘音倪力果



胡傳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脩戰

則王執路鼓諸侯執黃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旒以

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衆其備豫也慎鄭

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

天未陰雨徹彼桑上綱繆廡戶之意

○大閱不時非禮宜重講二股起倒失政作不時內不可耽

獨詳三時之意後而厲農二字正生於此失政失訓民禦

暴之軍政講失政中要依傳申入厲農倒處該云魯之俗

禮舊矣顧其所以奪農時而為此者何汲汲若是哉方得

傳血脉未雨桑上句正與豫字相應要透發

○大閱肆大害失政

○大閱告糴兵皆不豫

○大閱昌間萬軍攻于四時之田以不時非禮起

外合治兵失政黜武合追戎俱有未雨綱繆句合

吉禱俱三失合蒐紅不時非禮起重弛政違時易地

起重縱權詩未雨易履霜又合大無與告糴大意同

四時之田三年之蓄

蔡人殺陳佗穀梁陳侯喜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傳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宰卜士負之士妻食之

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

大宰牛  
羊豕以  
禮接夫  
人重適  
也  
士妻上  
士之妻  
也為乳  
母名生  
若唐叔  
虞魯公  
于季文



胡傳適家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於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子同生

指月始生自然未誓不得稱世子非削之也畧點明全在定於立嫡定字發明與子之法始生之義最重始生便書於策則名分明民心定自然無匹嫡奪正之隙而國本固此聖人借魯事以垂訓之意也

子同生

滅下陽

合白入立嫡立長 合會首止一國之本天下之本書策殊會 設險 俱有天下為家句

冬紀侯來朝

胡傳按左氏會于邾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指月公告不能事寔不可遺聖人有憫之之意其能國乎句要發須知主桓自是有罪但律以黨惡非其志也故免於貶

合戰紀求援非人勝敵非策 恭遠禮取辱

丙子桓王七年十五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咸丘魯地也

胡傳咸丘地名也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畧諸侯不掩群夫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



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裕無淫獵之過矣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

焚咸丘

指月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但去其莽翳以逐禽獸非盡焚之也書焚亦是紀寔傳中無斷罪語但就聖人書之意原出易禮及夫子自家釣弋事皆是一點愛物之心而人君當推此心以及物不宜有淫獵之過據此意作文○京少曰玩推此心三句是堯舜如天好生至治氣象非佛氏慈悲說也傳者以德洋恩溥望人君勿涉酸語過與罪不同淫獵亦只算得過視狩鄧傳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殊有差別

合肆大情過忍過縱俱有易詞 合滅甲氏以愛物仁民立意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胡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境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止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絕

魯在秦山之不穀鄧在方城之外

其黨檢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無之者無罪刑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四時也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闕焉何也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則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則有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使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絕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刑也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脩其職也指月二意無輕重俱從遠字發或分股或遞講俱可



丁丑桓王  
十六年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全何氏烝衆也氣盛貌分若備具故曰烝

**胡傳**按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爵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冬教大閔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是以閉鬱而烝為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為再烝見續書也

〇〇己卯烝

指月周正紀事不過斷穀梁之誤見此烝非以不時志也合時莫截斷就將翻出所以書烝之故所謂將有其未先錄其本泰有定作文只渾軍發書法意若實講續祀便是下丑烝矣

〇〇己卯烝

蓋來 彰後之美

合乙亥當實慢上以得時起下以不時起

大王使冢父來聘

**胡傳**下聘弑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貴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一體春秋以天玉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贈仲子曾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冢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〇〇冢父聘

旨定冢父聘曾豈為無罪但春秋專重相臣故不貶耳當就不貶冢父推出責相意須說得君相一心透纔見群臣無預論相須絕發勿板責宰糾

冢氏父 字林註 冢父凡 伯皆大 雅之舊 人也

建亥之 月昆虫 閉戶萬 物皆成 可薦者 衆



家父聘

友如陳

寵惡私交

不貶父責相不貶季正本

○家父聘

六月雨

君相一心

君職在論相君道在子民

上易糾聘同

○家父聘

會葵丘

尊備

不以名糾者名家父

不以殊會世子者殊會宰周

公舊加糾聘會首止然只出本比意自渾全

○家父聘

晉侯伐秦

宰相不與群工等

虞史

此即

相責賢題也原出糾聘家父聘秦人伐晉侯伐四比今四比斷不可出只用兩本比為題亦無不可或曰功令禁四股題乎應之曰出四股則有兩股屬傳題矣名非脫母而寔用傳題是陽奉功令而陰叛之也惡平敢

○家父聘

大棘敗獲

君相一心

○家父聘

戰鄰

不貶家父重相任不貶六卿一將權

夏五月丁丑

胡傳

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泊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

再書而一貶

○丁丑

指月再書一貶蓋貶只在今日之丞但必再書而後見此丞不惟賈且非時但非時即在瀆內了此題要在春秋之交上發莫板板斷罪

附左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譬有纍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蘧章讓黃楚子伐隨車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急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祀隨師敗績獲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夫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十月今八月

胡傳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在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在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為之節者，宜使卿往，遂公監之，則於禮得矣。使祭公命魯主婚姻之事，則曰不可，卿往而公監之，何以可乎？命魯輕矣。卿往公監之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使之卿逆公監之禮也。

指月禮天子婚，使大夫謀婚於同姓諸侯，待其復命然後使上卿往逆，而公監之。按宰周公聘魯，有以二事出者，則祭公本受二命而出，但禮當再報，而不當遂行，故雖有二命，亦以遂行為罪。總只是天王不合，遂使三公謀婚，致有遂行之失，故不稱使遂字，只作事實。

遂行之失，故不稱使遂字，只作事實。

戊寅桓王十七年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止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于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主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穆音求

胡傳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止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穆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于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詞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主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京師者，衆大之稱。

季姜歸

稽月重化，天下以婦道意發，勿太粘。季姜系旨定，須體貼自歸者而言意。

季姜歸

王姬歸王后，皆謹婦道。

下易歸，擲抑其稱，旌其節，皆化。



天下以  
婦道

季姜歸

會首止

婦道  
臣道

自逆者而言自歸者而言  
自天王而言自臣下而言

俱自聖人意中說  
下易會葵丘大意同

逆王后

季姜歸

毛伯錫

召伯賜

君后

從天王稱  
王后從父

母稱季姜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  
題極冠冕姑存之究出不得餘倣此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

曹夫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夫初獻  
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胡傳

按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皆於天子而攝其君則  
下其君之禮一等未嘗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亦

射音亦  
亦音夜

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  
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然攝  
職也諸侯聞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  
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寢也危病邪之伺也  
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當享  
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  
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  
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  
夫已多乎道

尸子名  
佼晉人

指月責父子俱以宗社為重何急於朝  
桓兩邊俱用此句本非王事來無書法

合仲孫來急脩好緩省難  
合高子盟狗父命者非權  
君命者予  
合會首止同  
合鄭逃狗父命狗君命

已卯桓王十年  
是年春曹桓公終生卒

春王正月



**胡傳**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亦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大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胡傳**弗者遷詞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于桃丘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乎有郎之師其戰于郎直書日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爵則桃丘之弗遇也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桃丘衛地

桃丘弗遇

指月惟後此從齊鄭做不好事所以中變可惡若變得好聖人亦不拘小信矣郎曹二比以書法言非以事實言胡氏恐人疑弗者遷詞未必是惡他故把戰郎書來惡曹奪爵證之蓋觀中變後之事皆貶則今日之貶其中變可知

齊北東阿縣東南有桃

作文只講失信而郎曹二比第於書法中見之不可入正講中約出於衛重勿以地在於衛對收弗字○同人曰惡失信也一句斷盡衛初約魯三句是失信事實郎曹四句是書法左證而以蓋惡衛侯之失信矣結之傳只了前一句也桃丘衛地冷語有情立見約之出于衛處須帶得雋

合會褒伐約信而終于失信疑義而果於不義合楚丘失信專封衛地衛邑合追鄭弗及失信失正合弗克納失信可議徙義可予

**附左**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禍也乃獻之文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公出奔共池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傳**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餽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慮禍及



**胡傳**春秋加兵於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爲交。何也。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于已。蓋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脩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誅。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爲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爲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指月不知類。要發得透。春秋不但責他逞忿。責其大義不伸。而特爲小忿與師也。必誅而不以聽。句說得甚。狠還是汲汲誅討意。若但責他逞忿。何至此之四國伐鄭之例哉。書來戰。正是以三國爲主。首齊即在。三國爲主。內抽出來收。

合城楚丘嚙大義而脩小怨。厲大節而市小惠。合同。圍齊。未有書來戰者。未有書同者。合澶淵。故皆不知類。合執意如上。忿下含。合國書伐上。書來戰下。不知書四鄙俱特筆。天黎閣鐫。

春秋指掌卷之六

宜興 儲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景陵魏運昌賡伯參閱

桓公下

庚辰桓王十有一年 是年夏鄭莊公寤生卒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胡傳**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惡曹之盟。卽三國之君矣。旣不以道與帥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指月貶他處。總是爲他舍大惡而結小怨。全要根戰郎來玩。旣又二字。自明固三國之黨。卽所以結魯國之怨。一串。



說

春秋左傳卷六

附左

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  
四邑之至也君次于郟鄖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  
鄖存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鬪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放  
日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  
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  
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貳軫二  
國名  
鄖音云  
絞古卯  
反蓼音  
六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左傳初祭封人仲是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鄖  
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  
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略焉祭仲與宋人盟與厲公歸而

以女妻  
人曰女

立

胡傳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  
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  
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意若曰以天  
子命大夫爲諸侯相而執其政樞事權重矣固將一庇其  
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繼  
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  
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  
國由祭仲宜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  
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  
國史所能與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禮之大節也今此則  
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  
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  
蕩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  
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指月仲只是命大夫不是命卿若命卿當書官矣以天子  
命大夫爲諸侯相言以天子命大夫而又爲相也尊王命  
重貴正卿帶說庇身保君緊根事權重上斷言可以制鄭  
而不必聽宋先說庇身後說保君蓋未有不能庇身而能

春秋左傳卷六

二



保君者重  
保君上

合友敗莒責之深責之備 合先蔑奔皆不善實君  
合納捷菑命卿失職伯臣徒義 合宣元年行父如齊  
下世卿濟惡俱廢立 合會蜀仲為命卿云云行父上  
卿云云皆不能保君 又或合甯俞聘以武子庇身保  
君相比益穿鑿可笑

突歸于鄭

胡傳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 小白入於齊則曰齊 小白突歸  
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 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  
宜有齊也 不以突繫之鄭者 正屬公不當立也 突不當立  
何以書歸于鄭乎 春秋書歸有二義 一易詞也 一順詞也  
其書入亦有二義 一難詞也 一逆詞也 突以庶奪正固為  
不順矣 然內則權臣許之立 外則大國為之援 而世子忽  
之才不能以自固也 則其歸  
無難 故穀梁子曰 歸易詞也  
指月玩突不稱公子絕之也 而即繼之以小白人於齊云  
云 蓋小白亦不稱公子傳亦曰以王法絕之 但小白係國

杜註文  
連祭仲  
故不言  
鄭

而突不係國於此辨個順逆出來可見內無承上無稟例  
不得稱公子其斷罪只不係國一書法時說把絕之也便  
作正意則義不可通於小白矣 恭旨定馮仲先曰絕突之  
不當立與糾不書子同與桓不稱公子不同 鄒欲作兩意  
看一以父子言一以嫡庶言不知突忽之事重嫡庶不重  
父子必分為當立纔可以內承上稟責他此法固不可施  
之于突輩也 還兩意串講為是 京少曰二馮說互相發  
明但仲先謂絕突與桓不同自是語病愚謂絕突處正與  
桓同不繫國始與桓異無承無稟例當絕之此意輕所爭  
在當立不當立此意重兩意由輕倒重原不必串合也以  
王法絕之亦不專指父  
子舊標父子名印便謬

鄭忽出奔衛

胡傳 忽以國氏正也 出奔而名不能君也 考於詩有女同  
車刺無大國之助也 山有扶蕪所美非美然也 禘分  
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也 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  
也 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  
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 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於  
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 曰此獨為鄭忽言也



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佐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奮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

詩鄭風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鏘鏘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山有扶藜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在且山有喬松陽有游龍不見子克乃見狡童○藜分藜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擗兮擗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指月須本分正上發不能君意欲人自強於為善意未要發揮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河吉大夫之未命者也

盟折

指月屢盟屢字即在數會上見蓋會亦以申固其盟也自出一盟雖不見得屢亦要含蓄下文方與茂宿有別柔書名蔡叔書字點起即不用亦得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胡傳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闕于虛于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脩睦不以會盟為可恃也

盟折 夫鍾 闕 虛 龜

指月全重屢數字上發方不泛以如此之盟會而卒叛卒離尚有何盟何會可恃以不離叛者乎據後傳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則叛離屬宋不屬魯要之此題重盟會不重叛離重垂戒不重斷罪皆存弗削正欲著明其不可恃

鍾公作 闕口暫 反

舜木槿也

且語助 龍紅草也擗搗也



之實收處要醒○此全題也題連五  
股與曩時傳題相似不可出後倣此  
辛巳桓王 十有二年 鄭厲公突元年是年冬衛宣公晉卒  
二十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旨定謀紀而與莒偕無救于亡本大全吳

註氏

秋七月丁亥公會臬公燕人盟于穀丘旨定公欲平宋鄭宋未肯平見盟不足恃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傳公欲平宋鄭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又會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左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盟武父

指月前則與宋盟會後則戰宋此是中間一段關節作文只宜發盟會不足恃以見前日盟會之非不可直作罪其叛離舊說宋辭平是宋叛離謀伐宋是魯叛離然玩下傳畢竟不該以魯對宋舊破云即內君謀大之盟而往事皆虛矣甚善存之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一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信也

胡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募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自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鄭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歐蛇

虛公作鄭



百定責賂屢盟二語是料想魯鄭當時問宋之詞然取其

賂云云味二也字非謂桓突之罪更甚于宋只見宋有可  
伐之罪而桓突非伐宋之人舊說云惟可伐而不能伐正  
見二國不能治人處聖人豈以治人望桓突乎又云合二  
書法總描傳中明明只是又曰戰于宋一書法那一書法  
從何添設相沿之誤若此○涼少曰聖人固不以治人望  
桓突然聲罪致誅便屬治人項下事而無如桓突之以  
亂易亂也伐亦書法但繫紀寔只一戰于宋是特筆耳

附左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  
人爭出驅楚役徒于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  
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  
伐之使伯嘉謀

之三巡數之  
三徧數  
其師之  
多少

壬午相王 十有三年 衛惠公朔元年

附左 楚屈瑕伐羅闢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  
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  
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  
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後將自

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  
好鎮撫之名諸司而勸之以德見莫敖而告諸云之不  
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  
不及莫敖使拘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鄧亂次以濟遂無矣  
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  
谷羣師囚於治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  
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胡傳 齊紀者世讐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  
戰戰而不地於紀也齊為無道恃強凌弱此以紀為  
主何也涉為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  
喻之交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効死以守上訴諸天  
予下告諸方伯連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  
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過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卜  
國讐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慎  
蔡大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  
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  
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

春秋首章卷六



指月只重自治二字省德省己之理曲直何如應不度德  
句相時相已之勢強弱何如應不量力句有罪則引咎無  
罪則辨論不免則告訢三段俱是徵詞當時紀所以度德  
量力而為自治之計者正此一段事可為耳要發得勝與  
滅相倚伏的機括緊切須常寓傷紀意及  
為他設處意勿板責他為援非人只帶入  
合彭衛二傳各有引咎三項直總用起見小國大國待  
敵皆當如此 合鄢陵非已亂之道非持勝之道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未桓王十有四年 是年冬齊僖公祿父卒  
二十二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旨定公于鄭突比之至矣今虞齊  
衛報怨又為此會本至王氏註

無冰

胡傳 按幽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  
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其周  
官凌人之職頒冰於夏其藏之也幽陰沍寒於是乎取其  
出之也廣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  
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  
之所致也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  
此其察於四時  
寒暑之變詳矣

無冰 指月須玩一察字政治  
縱弛就垂訓上說

無冰 六月雨 政治縱弛得逆  
敬天勤民致順

夏五

穀梁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  
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胡傳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

貌姿體  
形容色



則寡尤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蓋亦視此為鑒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

〇〇夏五

語曰其自言其語人皆以證聖心之慎而世或以私意二句是說經者自家意思不可謂聖人以傳疑之文教人慎也此二句後亦要發參旨定不可謂聖人以傳疑之文教人慎然則此可見不言之教有關世道人心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

胡傳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通而書名者非其有寵

愛之私非友予之義也

旨定寵愛在平日即遣盟亦見之稱弟是寵愛通例然衛賢係于名現聞先生曰聖人非謂凡弟概不當任使詔而賢即任之無不可第恐未必賢耳亦非不欲寵愛乎弟但干政為生亂之階其弊多至君失國而臣喪家又豈所以

愛也不然春秋中兄弟相殘為世大憾得一寵愛其弟者而可導之以薄哉

合肆大青親親而至于私仁民而至于縱 合良夫盟皆來盟前定上私愛下失信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胡傳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矣盛之所藏其新必矣何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于工築而民不怨

勞與矣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御廩災 作南門

新御廩不書宗廟以祀其先也 題新泮宮不書學校以教子弟也 意

好惜上比題

面不可出 滅陸渾與矣興土木者異與關土限遠者異 合雉門兩觀重本示孝革僭示忠 合樵李不書新作不書報越皆教孝 又有合浚洙者重本忽本更無謂



乙亥嘗

穀梁志不敬也夫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  
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  
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  
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主申  
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胡傳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  
嘗以乙亥是不改十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禮以時  
爲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爲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  
指月事字

心字要發

冬十有一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傳報宋之戰也焚其門入及大達伐東郊  
取牛首以爲大宮之椽歸爲廬門之椽

胡傳

師而日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  
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  
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于吳魯弱于楚宋  
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日以  
列國之兵有隸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  
以伐人國大器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以四國伐鄭

藉月私相用重兵統上說與非王命而擅興稍別就其私  
相用便是大亂之道不必推下一層蓋兵制統于天子則  
治統於諸侯則亂諸侯各以師伐人已不勝亂今  
以師各相爲用則爲亂之大不以言不當以也

以伐鄭

會曹伐

兵制

以弱假強

大同馬九伐

二傳俱有意字  
俱重杜亂上發

甲申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

齊襄公諸見元年

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春秋左傳卷六



**左傳**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昧。

**胡傳** 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而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賄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忠。官失德。廉耻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

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于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夏厲公出奔蔡。

**胡傳** 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逐君之臣。其罪

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君也。夫君實有國。而出于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藉月自取。只體貼君實有國。而出於臣語。意虛虛翻論本正。而天下之事理句。要玩。合入樸端本謹禮。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胡傳** 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



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指月惟君位已亡。故為既絕而復。歸。二書法原一意。當根奔傳作文。

### 許叔入于許。

**胡傳**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剋于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詔。上告諸天。玉下告諸方伯。求復其國。冀除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入云音。難詞也。指月全在難詞上發意。若實講非義。便像逆詞了。惟因亂竊入。故進退觀望之際。不勝其疑畏。而終不能無難若申大義云云。則無難矣。

**許叔入** 曹襄歸 乘亂復國 以賂得國 俱有可歸之義而自失之

**公會齊侯于艾** 左謀定許也。全李氏鄭莊方強。則二國挾鄭之謀。豈能掩入許之罪乎。旨定破內外講定卜之謀。經原情以罪焉。

### 邾人率人葛人來朝。

**胡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

###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胡傳**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櫟而責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未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 入櫟

**指月**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句極重。作文全就書法。上發聖人垂戒意。不必責鄭莊。參旨定傳中禮字最重。

艾公作 鄭穀作 蒿

莊公實 子元于 櫟使檀 伯佐之 葵音耶



入櫟 下陽 設險 既書入櫟則其國已復

入櫟 城中城 莊不謹禮而城櫟謀國何其誤

入櫟 城虎牢 設險 衛蒲戚楚陳蔡 孔子行季孫

入櫟 叔弓會陳 居重馭輕 削而不削

外合渙梁設險貽患孔子行季孫委政貽患周公戒成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胡傳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

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

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

會義伐

指月突忽是非邪正本無可疑疑於為義未有不果於為

會義伐 會曹伐 以勢論人而下計其義責諸侯 俱

納突事 宜總叙

會義伐 納捷菑 疑于為義 嫡庶 下易次滑疑于

乙酉莊 十有六年 鄭二君厲公五年昭公忽元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左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胡傳春正月會于曹蔡先于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既亡伯者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蔡普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易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釀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會曹伐

指月亂序在伐鄭上而以會曹照出宋主兵宜責宋亂之所由生一段最重蓋民志所以各定音以有定位故耳一以利率人而易其位則人皆謂禮不足守而爭中吾意以求利必至於賤妨貴少凌長小加大是以春秋防微杜漸

尤嚴於名分云云

會曹

指月此歇後題也蔡衛皆文昭皆侯爵但蔡叔兄也武王所封康叔弟也成王所封後先自有序耳時未有後至之事故無意升降不可予他處得是

會曹伐

肆大青

禮違王制後世釀賞誘人云云

會曹伐

邢丘

紊序率人不可以禮愛人不可以德

會曹伐

黃父

後世有以濫賞報人

俱賞不可僭

外合執鄭伯書伐上以利率人不要諸禮下惟利之從不要諸義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胡傳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為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



上無王法恣為不義而莫之禁也

指月上無王法恣為不義只一意俱指納突書至所謂著其黨惡附好之罪勿涉在意味而莫之禁也有傷天下之無王法使逆黨得安然歸國意

冬城向

主城中丘傳雖時亦書指月按十一月徒杠成則雖以周時論冬亦可與役但聖人重勞民故必書耳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怒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于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存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

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

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詩新臺有泄河水瀟瀟燕婉之求籛條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洧洧燕婉之求籛條不鮮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成施○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

丙戌莊 十有七年 衛惠公五年黔牟元年是年夏蔡桓侯王二年 封人卒是年冬鄭高渠彌弑昭公忽而立子

立子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指月王隱總傳小國干

大國不得已而要盟句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左尋蔑之盟也全以尋蔑而越翠軌

自見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公闕夏字奚穀作郎



左傳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曷音亦。慎守其一，而脩其不虞。姑盡所脩焉。事至而戰，又何焉。

○戰奚

至長勺傳：疆場有守禦之備，此雖事至而戰，然盡脩則有可以不戰之理。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全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思慕三年卒，無怨心。

蔡季自陳歸于蔡，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之，陳封人

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敬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撓，適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

春秋。指月季字也。歸順詞合之方，見其貴。時說重稱字，夫諸侯兄弟例稱字。紀季傳云：不貶則書字，何貴之有。蔡旨定季

道去以禮歸者，只是不爭故也。

○蔡季歸 季子歸 以力不支而去，以見思而歸。皆重歸上。

書字音歸。日季子日來歸。

○蔡季歸 元奔歸 季始終以不爭為心，所以為宜。書

書歸詞繁不殺，劉敬韋去。就皆美尤，申在歸上方妙。

合子哀奔歸國去國，合鱗奔見貴春秋合于春秋。合合至上歸以禮下禮立身。

○蔡季歸 元奔歸 季始終以不爭為心，所以為宜。書

就皆美尤，申在歸上方妙。合子哀奔歸國去國，合鱗奔見貴春秋合于春秋。

合合至上歸以禮下禮立身。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衛人伐邾。左宋志也。音定魯從。宋志主背趨之盟作。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

不書曰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

附左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亶

丁亥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

蔡哀侯獻舞元年鄭二君厲公七年子

日官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底平也謂平曆數

春王正月

胡傳

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文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篡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左傳

姜如齊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繹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

又音朴公無與字

胡傳

與者許可之詞日與者罪在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天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詩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日歸止身又懷止

齊子斤文姜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

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返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秋七月

附左

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齊人殺子亶而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也

春秋旨義卷六

十六

轅車裂也鄭子



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周公欲殺子儀也  
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  
奔燕初子儀有寵于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  
曰並后匹嫡兩政禍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一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子儀也  
子克莊  
王弟于  
儀

春秋指掌卷之七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武進吳本立菽原參閱

莊公上

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夫人哀姜年十四歲即位  
在位三十二年

戊子莊  
王四年

元年

鄭二君厲公八年子儀元年是年冬陳莊公  
林卒

春王正月

胡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  
為儲副明矣雖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  
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王莊雖嫡長而未誓  
安得為國儲君副稱世子也夫為世子必誓於王為諸侯  
可以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擅有其國即諸侯之  
位耶春秋緜而不書父子君臣之大倫正矣



指月內無所承矣上又不知所稟一  
串下無承是遺時如此不可加貶

### 三月夫人孫于齊

**胡傳**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  
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

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孫者順讓之詞  
使若不為八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  
于魯例以孫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  
深絕之也然則思輕而義重矣河廣之詩其詞何取而聖  
人錄於國風者明宋襄公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指月嗣君夫人所出子斷母獄故以為難而恩輕義  
重是為莊公設待母之法全據書法斷之收孫字

### 夏單伯逆王姬

**胡傳**單伯者吾之命大夫也逆王姬使我為之主也其不  
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  
明念親釋怨則無以立人道矣

河廣衛  
風宋桓  
夫人作  
宣姜女  
也生襄  
公而出  
及襄即  
位而思  
單者善  
逆左作  
送

###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胡傳**魯於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于國中必有  
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讐之人非所

以接婚如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  
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  
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為之主  
築之于外之為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  
端本焉或曰天王有命固不可辭使單伯逆于京師上得  
尊周之義為之築館于外下未失居喪之禮奚為不可曰  
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讐方居苦塊此禮之大  
變也而為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  
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讐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  
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特書之也  
指月知其不可只是衰麻非所以接弁冕若仇讐  
云云莊公未必念此但聖人之意則重複仇讐耳

###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胡傳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弒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失非小惡也與葬成風引為夫人使妾並嫡無以異故其文一施之

合肆大雩借賞失刑 合曹伯歸洞止

### 王姬歸于齊

胡傳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陰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警之義明矣  
青定齊字最重書歸于齊然後知單伯之逆為齊而逆館之築為齊而築體傳末著明二字發合歸衛俘上結正忘仇之罪下結正黨惡之罪

### 齊師遷紀鄆郟

胡傳鄆郟鄆者紀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眾以迫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與滅國繼絕世則遷國邑者不再更而罪已見矣  
旨定以迫字為案以與繼為斷迫之為已屬言迫之使去而以地屬已也須從紀民猶足守上寫出齊以大眾相迫最為慘毒勿入泛常遷國話頭此傳書法只在以師遷通經遷國有三宿陽皆國獨此為邑遷宿遷陽皆稱人獨此稱師故傳曰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則其為書法甚明舊俱沿習收不再更而罪已見謬甚

合伐餘丘邑不言遷邑而曰伐罪迫小戒縱權 合遷宿紀猶足守而迫于強暴宿非欲遷而迫于橫逆 合伐衛及戰邑不言遷遷不言師以師遷者見紀民云云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見齊人云云 合入陳圍鄭下人不言圍滅不言入上與滅繼絕下誅亂討賊 合昭十五年伐鮑虞迫小不仁却叛合義

已丑年

王五年

###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春秋旨掌卷七

三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胡傳也。志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祀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弑隱公而為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威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遠矣。

書相應幼年首以字着眼，重垂戒，不重責莊公。

餘丘 下陽 邑而曰伐 邑而曰滅 履霜堅冰 設險待暴

餘丘 邢丘 委兵 征伐大柄 卒致子般之禍 委兵 朝聘大事 卒致漢梁之盟

外合北杏俱謹權分一國天下作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胡傳 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魯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

詩 猗嗟昌兮，頤而長兮，抑若揚兮，方趨踰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乙酉宋公馮卒

庚寅莊 王六年 三年 宋閔公捷元年

春秋旨義卷七

無音灼 齊地公 作部

齊人刺 刺魯莊 正音征 賓射所 設貫中 而貫革 也



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胡傳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讐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有父之讐而釋怨，其罪大矣。况與合

黨與師伐人國乎。

指月會仇讐伐同姓，是一句。而意重仇讐二字，須以釋怨為主。而以况與云云甚之，不稱公子者，忘先公之仇，不得為先公子矣。要知貶溺正所以貶公。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胡傳天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盜地以下敵棄君，以必加貶。今季不書奔，則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蔡季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

書名者，天下無道，強眾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已事齊，諱後王，窮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貶乎。入云者，難詞也。

紀季入

旨定重存祀上，原他有紀侯之命，見非盜地，下敵不得已而為之，見非棄君避患，傷分明。從二書法，想出聖人不貶季，意作文將二書法，並提挑明聖人意思。然後將季所處時勢如此，而承命為不得已之詐渾融發透入者，難詞不重，亦亦可見季不得已處傳只說不書名，莫添出書字來。

命一不得已，不幸。合高子盟奉命，權命上不書。名下稱子。合城邢奉命存祀，擅命存小。合子哀奔在祀存道。合去疾入奉命存祀，專命去惡俱難詞。

冬公次于滑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滑公殺作耶

鄆音攜

鍼其廉反



胡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伐而書紀有婚媾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或言夫子若譏其怯懦。則當褒其勇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誤矣。易於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無咎。進退勇怯。顧義如何耳。豈可專以勇為鼓亂而不與乎。

○次滑

指月只重義字。玩救而書次云云。宜以救紀為主。而以御齊卑人。方見一舉兩善不可分。股亦不可交互。良字正與勇字相反。資發得徹。參旨定。張德仲曰。雖云一舉而兩善。并須知重在報讐上。○京少曰。張說是。雖莊未嘗見復仇之義。然聖人錄經時。寔寔每念不忘也。

○次滑

遂救許退怯

義字主上下各有兩善意

○次滑

弗克納見義不為

謙六五 同人九四

次滑

書救

駐師 出義 還師 近仁

次滑

次節

怯于義 放于義

次滑

厥愆

不勇于義者譏之 不足于力者恕之

外合次即侯見義不為無名妄動 合戰邈見義不進 知難不退 合名陵侵怯于義沮于利 又或合突救 俱恤患無功一譏一 褒此題意味安在

辛卯莊 王七年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胡傳

享者兩君之禮所以訓共儉也。兩君相見于廟中。禮也。儀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

國而享諸侯甚矣。

附左

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齊人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主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逆也。先

享公穀 作響

尸講也 更為楚



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玉心焉若師徒無虧主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楠木之下

### 三月紀伯姬卒

###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不期而會曰遇

**胡傳** 補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梁彌弒忽立子亶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亶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二君可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衍與剽是也突衍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衍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衍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皆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善矣然而鄭伯實厲公也非子儀也

### 遇垂

情月胡氏直以蘇轍語當傳但不取其子儀之說耳蘇氏總論四君此題宜突儀並用以一國二君問起講突儀皆能君然突固篡而儀亦不安故聖人但不沒其實而皆不與也未用咏歎語求到子儀上使儀能如臧札則鄭之君定於一而亂可止矣或單主突或專重止亂俱未妥參旨定遇垂實厲公非子儀或于起照明或于文尾一煞便了

### 遇垂

### 書救

子儀不如臧札  
武子庶幾桓悼

外合比歸爭國昧義取國昧權如子臧季札為曹子臧魯叔屏合吳伐我如子臧季札之節則亂可止矣有華元國佐之忠則國不棄矣

## 紀侯大去其國

### 左傳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

公羊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復仇也何仇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譜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下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

陳兵之法子賦也楚始參用鞞為厚楯音喘

亨音烹



仇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

胡傳凡大國大雲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大無者志倉稟之竭也大去者土地人民儀章器物悉委置之而不顧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義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與曰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則當効死而弗去以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亦可去而不守於斯二者顧所擇何如爾然則擬諸太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郕日以微滅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異於失地之君而不各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鄆而不錄紀侯之卒明其爲君之未矣

指月玩傳只無貶勿以與其不爭與字重看蓋不與之意即在與之中也太字是紀實只收不各合哀奔愛人愛身太王去邠微子去紂合札聘去國恕其能權輿國惜其過中

六月己丑齊侯葬紀伯姬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胡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不復讐而怨不釋刺釋怨也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爲樂中主乎已一爲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以爲存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故齊侯稱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指月王主乎宗廟句最重收稱人書及二書法

合盟防俱重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句合五國伐衛忘先逆命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人諸侯所以人公合圍蔡貶忘仇怨復仇

王辰莊王八年五年楚文王熊賁元年

作節 庶公毅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胡傳

師者衆多之地。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也。

秋邾來朝

胡傳

邾國也。邾來名也。國何以名。夷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邾黎來介葛盧是也。能脩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命以爲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指且書名是通例。不重傳只引起書朝耳。能脩朝禮謂來朝時能成朝禮。非止謂能朝也。其後王命爲小邾子。蓋數從齊桓尊周。故桓請於王而命之。非以能脩朝禮之故。但

以今日能進於禮觀之。則凡所行者必將漸同於中國。此所以得受爵命之榮。

玩傳已能字自明。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左納惠公也

胡傳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進王命也。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統之也。文

黨有罪以納之。故聚而稱人。指月逆王命以黨有罪。一申意重王命上。

合僖廿七年圍宋人諸侯所以人公人楚子所以人諸侯

癸巳莊六年

春王正月

王人子突救衛

胡傳

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

春秋指掌卷七

正月公穀作三月

邾公作倪黎左作黎



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主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苟顧逆順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既肆行莫之顧也雖天子親臨將有請從如祝聃者况其下乎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

### 突救

指月褒救衛全重王命上而申王命又全重理上此命即廢辦之命當時不勝五國使之得入便是不幸不得申命了但順是逆非自有箇一定之理以常理論之主命自是可申而豈料諸侯之不顧逆順哉聖人所據者理而理所當為則褒之而成敗非所計也作此處題要有感既激勸意○京少曰前半傳王講或曰以下洗發褒救衛也一句是主當此違衡抗命而子突慨然提一旅以出豈不可嘉後半因其無功而極論之以見聖人褒突只是論節理耳從來說經都輕看前半傳何也

### 突救

齊人伐衛

申王命

命

本股只是申命不可言奉

### 突救

城楚丘

子突有申王命之理無功必褒恒公有專王命之罪有功必貶

合遂伐楚

大意同下傳齊不請命

### 突救

盟洮

申命

奉命

兩邊皆從聖人意發苟有申王命之理功之成敗弗計也苟為奉王

命之人位之大小弗計也

### 突救

楚子入陳

恤患

上不計其功下不計其貪

### 突救

宋楚平

子突申命

稱字

君子行法俟命故元反擅命稱人褒貶如此仁人

明道不計功故褒貶如此

### 突救

書救

重王命

俱就無功辨起

### 突救

厥愆

論理

原心怨

俱不計功



○突救 黃父 申王命衰之以理 稱字 以無功有  
勤王事待之以正 無美詞 功論起  
突救 栢舉 申王命 論理不計其功 本五國逆命  
達王命 論功不計其心 來 本晉人

價命 來

合城濮無功而褒有功而貶計理誅意 合沙隨計理  
合計功榮義不榮勢 合會申行法侯命以義立命  
合召陵侵申命無功奉命隳功一褒一貶 合入郢子  
血意惡肆淫皆不計其功 合黃池行法侯命以人勝  
天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胡傳入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  
國之師拒主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  
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  
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之貴也况殺其兄

又逆王命乎故衛朔書名書入以著其惡王人書字書救  
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  
矣

指月朔之所以見廢於王者為殺兄故朔之所以始而殺  
兄今又逆命者為爭國故春秋大義一段只就取國上  
論作文宜以朔逆王命斷罪而以魯不當黨意融入其中  
二書法總於泰旨定朔罪在弑兄使王法不行則春秋當  
以王法誅之今王既廢朔春秋又何誅焉故但誅其逆命  
而已 只朔入重逆命上殺兄之惡就王命上見之 只  
至伐衛歸重罪朔但罪魯亦不可  
輕全在罪魯中發出誅朔意方妙

朔入合衛鄭歸俱有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句 合廬吳  
歸禪繼公天下選賢與能不以為異封建公天下與滅  
繼絕不私其身 又或合長勺惡爭國惡詐戰不知何  
取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俘公殺 作寶



臆音宗

胡傳 俘者一傳以為竇按商書稱遂伐三臆俘厥寶玉則受朔之賂矣春秋符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弑兄臣弑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衰道微寡行交作狗於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厥也春秋書此結正諸侯之罪其戒明矣

指月結正者歸結其事而昭正其罪見前此極力援朔至逆命不顧皆根於欲貨一念故曰迷惑之端端字重看未發垂戒意

合獻戎捷各有則知云云黨惡畧遠貪利貪功合盟蔡丘驗黨惡驗定倫合取濟西皆貪利而黨惡

附左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

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盛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特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

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甲午莊王十年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胡傳 恆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凌遲之象著矣

秋大水無麥苗

胡傳 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凶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大水無麥苗

驪音佳齊勝道

自害其人所賤不食其餘食夜穀作昔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隕公作實後同



指月日畏日重皆在聖人書法上看蓋聖人之心如此亦以示天下後世為君者當如此也要得疎動意

大水無麥苗 宋大水 畏天災重民命王者之心 謹天災恤民隱王者之事

○大水無麥苗 六月雨 畏天災重民命 懼天災恤民隱 存王者之心

大水無麥苗 無水 成 存王者之心 脩王者之事 又有合大無者題象不佳

合陳災下歸民心合天德 兩傳並無可合處

###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胡傳 防魯地也穀齊地也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壹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

諸見其禍淫之明驗矣

未葬王 八年 是年冬齊襄公諸兒弒

###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胡傳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敵之善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葑北于雍榆是也侯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是也何侯乎

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侯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于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

矣其曰次曰以侯者深貶之也

### 次郎侯

藉月師次皆事寔只重一侯字傳末其曰次曰以侯即所謂侯而次也非二書法無名妄動與傳首用大衆曰師相應罪全在勞民上通觀下三傳自見二或曰乃疑詞當如

傳活看若是皆非義矣正見無名處不可言無伐與救之名蓋傳中總列三次言只看其所以次者而美惡自著非

以伐救形本股也且伐救亦不可便謂有名宜伐宜救方是名

合伐楚次陘譏其安予其慎 合追濟西無名無脩

合次厥貉侯而次無名妄動次而伐包藏禍心



甲午治兵

胡傳此治兵於郎也。侯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其志非善之也。議黷武也。

甲午治兵

指月侯而不至，至整齊之，是論所以治兵之故。黷武乃治兵之，斷議之者，譏其不班師而復治之，方且欲用而未已。故曰黷武。

治兵

浚洙

黷武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治兵

肆大雋

黷武

外合追濟西武事，黷武事弛。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左傳

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非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

平時

胡傳

書及齊師者，親仇讐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指月作文，分斷他親仇虐同姓，與不能服人，以見莊公之惡著矣。

惡伐國自有義，即郕傳所謂名也。假使所會非仇人，所伐非同姓，便可謂義否？於是莊公之惡著矣。句可玩。前二傳只說他無名黷武，尚莫測其師之所用。到地方有箇着落，其惡始著。雖欲自解而不可得矣。

合宋人圍曹不能服人，不知省已。合平莒不肯伐國，無義平怨無本。合夾谷歸田非義，不能服人，順理有以化敵。

秋師還

胡傳

書師還，議役久也。按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大其及其還

春秋指掌卷七

十四

還音旋

治公作

郕公作

魯郕俱文之昭



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爲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爲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侯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邲而邲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贖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貶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也。

○師還

指月義係於師，就其次其及其還上說。次日師次若曰，何其勤我師於次也。及曰師及，何其勤我師於圍也。遠曰師還，若曰，何我師至是而始還也。所謂義係於師者，如此。重衆之義全在役久，上須自俟及還，通論方見得久。至是師爲重矣。句當玩蓋論其常則君爲重，至於無名贖武非義害人，如此之甚，則邦本一搖，雖有君孰與戴之，即欲不重師而不可得矣。此所謂王道輕重之權衡也。要發得透，無名贖武非義害人，通論此一事，無名用次，即傳贖武用治兵，傳非義用圍邲，傳而總結到害人，以發明重衆之意。害人害本國之人，垂戒意亦不可遺。○同人曰：甚字着眼，正激起至是句不甚則聖人必不變重君之例，而稱師衆作文須形容得甚字出。

○師還

三國伐宋

贖武稱師

○師還

河曲

君將不稱帥，師重君之旨至是師爲重矣。故不書公，凡戰以主及客處已之道。今秦

曲甚矣，故不以晉及

供輕重之權衡

○師還

戰鞏

重君而戒其贖

君將不稱帥，師而此不稱公，將稱元帥，畧其副

而此並

書四卿

○師還

表婁

輕重之權衡

不稱公

○師還

裴林

明師重于君之戒

○師還

會瓦

戒贖武

戒專權

外合戰韓獲重衆重君，合燧滅邢俱輕重之權衡。合鄆陵與戰韓獲同意亦重衆重君。

季有一月癸未齊無知



弑其君諸兒

左傳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牲曰及瓜而代  
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  
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官無寵使間公曰  
捷吾以女為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夢遂出于貝丘  
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  
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  
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  
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  
於階下遂人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  
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  
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糾來奔

期音基

隊音遂

天藜閣鐫

春秋指掌卷之八

莊公中

丙申莊王九年 齊桓公小白元年

春齊人殺無知 廩春雍廩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訖 左齊無君也

胡傳

及者內為志大夫不名者義繫於齊而不繫於大夫  
之各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親仇  
讐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  
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蔣景祁京少

寶慶簡 彭中文參閱

雍廩齊大夫

訖音器 魯地公 穀作醫



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仇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夫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指月德重怨深四字要發透及字

齊字俱重依傳收公及齊大夫盟合盟防定仇嗣娶仇女合團蔡俱父母之仇上以德報為滅天理下以直報為合天理

夏公伐齊納糾

齊小白入于齊

史記小白自少善大夫高偃及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

召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鈎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送糾者行蓋遲桓戰溫車中馳行故得先入立

胡傳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

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按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殺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絕之也桓公於王法雖可絕視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袒矣名忽死於子糾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

之諫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指月以不書子係齊為主納與不稱公子帶之重長切字不可兩開宜以糾形小白串講管仲名忽一段乃胡氏所據以論糾白之公案講後須入證只納糾重糾弟也句又未嘗為世子輕只小白入重當立而以無承稟挑之難詞作事實然亦見非逆詞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胡傳內不言敗此其言敗者為與仇戰雖敗亦榮也按左氏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能與仇戰雖

敗亦榮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本忘親釋怨欲納讐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為復讐與之戰也是故沒公以見敗若以復仇舉事則此戰為義戰當書公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為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讐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

乾音干



指月傳前後兩榮字要不相背聖人謂莊自父死之後通與齊好從不曾說起戰來故特存此敗見雖敗亦榮以示後之復仇者不必計勝敗也然論復仇之義雖敗亦榮論莊之心則非為復仇受賤故書敗而必沒公不得比沙隨云云以示榮矣上段引起下段活看自明

###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名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名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侯使桓可也公從之

穀梁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

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 冬浚洙

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公羊曰曷為深之畏齊也胡傳固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

憑而况洙乎言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後戒也

### ○浚洙

指月保民所該廣愛惜其力自是第一節玩中丘傳可見本末字緊關勞民於末即是味本○同人曰傳文最諒等利害激昂作文須體此以醒為後戒意

### ○浚洙 告糴

務末不務本治名不治實洞庭彭蠡 俱重守國

### ○浚洙 滅下陽

設險 潼關劍嶺 失險 俱重守國 險非固國之本本在保民

### ○浚洙 莒潰入

設險而輕用民力非固國之本恃固而不結民心昧為國之本

### ○浚洙 城中城

固國之本 保民 體險之用 謹禮

### ○浚洙 城虎牢

與滅下陽同



○浚洙 長岸 固國以保民為本 雖長江巨川不足恃 雖廣土衆民不足恃

○浚洙 昌間 固國以保民為本 軍政以三綱為本

外合追濟西無本無備

丁酉莊王 十三年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左傳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 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人見問何以 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 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 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 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 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 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 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 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

故逐 之 胡傳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 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已不得 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為國者不師 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 則有守禦之備至于善陣德已衰矣而况兵刃相接又以 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為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尤 玉者之事也

長勺

指月一鼓再鼓齊陳列欲戰也劌曰未可必俟三鼓克之 故曰詐若望轍等事在既敗後且遂奔常法又非詐矣重 接亦而用詐帶之不言伐而言敗正是以魯為主非二書 法善為國者三句泛論道理言精神可以折衝威望可以 懾敵故行使二句方說及臨時禦敵之道正已亂寡怨之 事與戰陣相戾聖人非空空不要人戰存所以賢於戰者 在也重發已 亂寡怨意



長勺

乘丘

曹歲公子偃

俱詐

○長勺

敗莒

上王者之事自不用兵止論下王者之師自用兵上論一以魯為主而不書伐一以

季友為主而書敗獲俱重接刃而詐帶之

○長勺

召陵

惡善戰與不戰

俱以王事為骨

○長勺

彭衙

文告守禦王者已亂寡怨之事引咎辨諭王者息爭遠怨之事

各以應兵問起

倒受伐為主

合大鹵非王事非王師

二月公侵宋

書侵之始魯宋未嘗有隙僥倖勝齊遂侵宋以致次郎之師見張氏註

三月宋人遷宿

胡傳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為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恐或

沉於眾不肯率從而况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薪徙之蓬蒿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咨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取而惡已見矣

旨定傳中不泛講大國字小國常王道語而直從遷國重事寫出小民懷土至情何等悽惻故不但曰不仁而曰不仁之甚全在民情上描只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左傳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之公從之大敗宋師

于乘丘齊師乃還

胡傳

齊宋輕舉大眾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

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也

韋比虎反音毗



次郎乘丘

指月照傳語意通講後將事理二字說透交讓之意不必大開參旨定味傳誠有罪也緊接留人云云當仄卸魯邊而後分責之只次郎單次不以事後如誠有罪句虛鈞魯意

乘丘

指月詞令便是理所謂禮義辨論也小入之道四字最妙從籀出情景上描來

乘丘

敗莒

小人之道強國之事

俱詳勝各有詞令云云

合升陞積四鄰之忿助兩國之害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傳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嬖也止而見之弗宿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舞影作  
武  
嬖音歸

胡傳

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君名者皆名者為其服為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蓋嬰見沈嘉許斯胡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罪猶有耻焉虜甚矣楚人滅蔡以蔡子歸獨不名者蔡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為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指月重看一服字服者是自已肯甘心處大凡兢業保身之主即不幸臨難自反無愧必不甘心屈降如蔡子之對是也以此反照則獻舞之平日可知矣收生名書法危溢之行大槩說不專媯息媯一事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胡傳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國滅為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益未絕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



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強扶弱又貴弱者之不自強於為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指月書奔不書出是事寔書法俱不重只重已無取滅之罪一句斷他義未絕收不名書法傳一曰為橫逆所加二曰坐此見滅可乎三曰抑強扶弱

作文宜就齊橫中發出怨譁為妙合滅遂憫失節守節合城楚丘滅國封國扶弱抑強貴王賤伯

戊戌莊王十四年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鄆

敗鄆見前乘丘傳積四鄰之怨

借長勺傳不書宋伐而以敗為主只許戰一意詐在未陣而薄

秋宋大水

**左傳**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棗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胡傳**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宋大水

**稽月**宋告魯弔只解宋災得書之故重聖人謹恤之心上有是心即有是事矣然須體貼志外災意方不泛蓋聖心

春秋旨義卷八

御說音莊公子

鄆音



視本國與列國俱一體故謹恤無分也

○宋大水 六月雨

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見春秋有慎天災恤民隱之意

○宋大水 叔弓會陳

敬天勤民王者之事與滅繼絕王者之德 俱志外災

### 冬王姬歸于齊

**胡傳**按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焉為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不得其道李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道陰陽之位原其意雖欲尊君抑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文豈所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稽月同詞不異只一歸字上見玩又豈所以為治等語須說關係得大重重訓上

王姬歸

會葵丘

不異詞 不殊會

婦道 臣禮

下易會首止同

合歸鄙訓婦道旌婦節

合會黃父俱常訓上謹婦道

下明臣職上自秦而後云云下後世有以云云

十五年崩十有二年

是年秋宋閔公捷弒

###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鄫

**胡傳**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鄫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鄫歸奉其祀也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鄫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脩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為後世勸指月重為後世勸意書法只存而弗削歸者順詞作實講合及仇牧婦道臣職合子哀奔守義存道共姜微子

衛世子 共伯早 亡共姜 亡志 相為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左傳

乘兵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歇孫生博  
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  
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  
公子御說奔亳南宮  
牛猛獲帥師圍亳

公羊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日  
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偕婦人皆在側萬曰  
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  
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  
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過之  
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  
可謂不畏  
強禦矣

胡傳

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  
死於弑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

也夫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  
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  
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為無益哉聖  
人書而勿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  
行然後有視棄其君猶土梗  
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絕矣  
拾月義利二字重看凡避死者多托言殺身無益以自免  
聖人取牧全在不畏強禦明知無益而不敢愛死也書法  
是書而弗削  
與孔父不同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

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  
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  
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  
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  
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  
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此  
及宋手足皆見  
宋人皆臨之

春秋音義卷八

九

非言

捷公作

金僕姑

矢名

戲而相

媿曰斬

牛長萬

子猛獲

其黨

散放也

舍止也

脰音豆

側手曰

撥音屈

言萬多



胡傳 天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為賊而納之又受宋

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為黨非政刑也特

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庚子傳 十有三年 宋桓公御說元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左傳 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

胡傳 桓公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然則何以

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者也

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為盟主是無君矣故四

北杏

稽月俱以王道為主上重誅始亂句自王道之變言下重  
上無天子句自王道之衰言喪之扶王道之衰仍就匡世  
上論非如舊說牽扯尊周也誅始亂與自北杏始句相應  
有能字雖字宜玩全足不得已之意權正字要醒宜總發  
於後模寫聖人斟酌桓公功罪處

北杏 三人伐宋 匡天下

北杏 城邢 二傳 有權正字俱以無命問起倒兩可

北杏 城楚丘 四國稱人正王法也 戴伯

北杏 伐楚次 會盟 俱以無命起倒與之善之兩邊

北杏 初稅畝 責戴伯 交主夏盟跡此而為之 俱

外合滅遂戴伯無王履小不仁 合盟柯俱酌其時兩  
傳俱有可也句 合單伯會伐既從伯予從伯 合盟

春秋肯筆卷八

十



幽子剗伯予從皆不得已之心 合後幽四國戴之  
伯圖伊始天下與之伯業攸成俱予 合僖元年楚人  
伐鄭誅始亂志浸強 合盟貫予剗伯許定交 合盟  
首止予剗伯美定儲 合盟齊諸侯主會盟自北杏始  
楚人與會盟自此始矣 合伐沈潰權正 合盟新城  
奪從伯以有伯則無王也予從伯以有楚則無周也  
合辰陵上無天子中國不能令皆不得已而予之 合  
入陳則雖與之可也雖曰與之可矣 合楚子圍鄭俱  
有上無天王等句 合盟蜀正分謹防 合鍾離從伯  
之始親吳之始 合邢丘諸侯主會盟大夫專政事  
合盟宋亂始禍始 又或合墮費伯圖之始聖化之兆  
非不冠冕但本股或誅或與不知何屬

### 夏六月齊人滅遂

**胡傳**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  
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  
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  
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與滅國絕世天下之民歸心  
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齊人滅遂  
其稱人從者爾凡書滅者不待再貶而惡已見

### 秋七月

###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羊莊公將會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  
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  
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  
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若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  
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  
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劍而去之妾盟  
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  
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胡傳**始及齊平也世讐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  
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仇當其身則釋怨  
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邲納子糾故聖人詳  
加議定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



中斷攘夷狄尊天玉乃欲脩怨怒鄰而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從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為釋怨而專可也

藉月長勺盟柯本為納糾之故非為易世之怨但自聖人酌量其不可如此耳就聖人意思發揮只重易世上桓即不能伯亦可平襄即能伯亦不可平蓋人子以復仇為孝父仇最重則許較安危交是第二着若失去了仇人而與方典之嗣脩其前怨止足以危宗社不足為孝矣以脩父怨而不足為孝則雖釋怨而平可也只因他挫過了復仇之時到今時仇無可復而不得不平人子處此豈不深可恨可惜哉玩傳當其身云云全是追咎他昔日忘仇之意須虛景

合宣十年行父如齊敵怨易世矣雖平可也敵惠易世矣亟聘何為合盟齊平酌以時正以義合國蔡怨不在後嗣故怨其平怨不共戴天故恕其報外又合敗微魯聽曹劌結柯盟齊聽管子反汶陽予之秦聽祀子而襲鄭晉聽先軫而敗秦譏之合夾谷歸田管仲勸桓公反侵地以踐言故能以其君伯晏子勸景公歸

侵疆以謝過故能以其君顯此二題尤穿鑿

辛丑僖王二年

十有四年

是年鄭殺子儀厲公復國與諸侯會於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國語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潰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與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

枹音孚濱近也



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者  
 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東  
 縛以于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繫三浴之桓公親迎  
 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  
 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  
 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衣  
 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  
 不月長悉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  
 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  
 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  
 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維處則其言嗛其  
 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  
 使就閒燕處下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  
 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  
 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行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  
 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士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  
 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且莫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  
 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  
 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

以香塗  
 身日豐  
 畢掩雉  
 鬼之網

參三也

三分國

都以為

三軍五

分其鄙

以為五

屏

陵為之

終謂羣

也六柄

生殺貧

富貴賤

嗛音旁

此亂視

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  
 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僮何服牛輅馬  
 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且莫從事于此  
 以飭其子弟相詔以利相視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  
 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  
 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柳芟及寒擊菓除田  
 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  
 槍刈耨鎛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  
 襚襪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于田野  
 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  
 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  
 野處而不矐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  
 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  
 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  
 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紳五鄉焉國子帥  
 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主  
 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  
 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  
 管子對曰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

易變易

功半也

苦靡也

比謂比

其善惡

協調和

其剛柔

監視也

賈音嫁

僮音丹

何音智

服牛車

輅馬車

類羸也

權平也

莖大鏃

所以莖

草葉

同枯草

也刈錄

也鐻音

博鈕也

襚音



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不歇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近也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竣音津卒伍猶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已畢也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奇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竣退伏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工商各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三鄉不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從戎役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士軍士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十人爲旅鄉良人也十五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鄉合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撥振旅秋以獨萬人是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振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爲三軍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與人相疇家農野處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而不驅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若同樂行同和死同不在都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邑之數於天下以詠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自有伍○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鄗法令奇政案界也

學慈孝于父母聰慧留仁發聞于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謂隱軍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又問焉曰于令托子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國政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于事而竣又問焉曰于子疇匹也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方行猶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于橫行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復事白官長期而書伐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桓公名而與之期音基語訾相其質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在官有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功者復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用白用家是故匹夫存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也訾量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與其爲相視也善于鄉也不如爲善于里與其爲善于里也不如爲善于退則其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鄉本其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行能也衰征則民不移征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贊謂使不苟陸卑陵墜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佐上卿犧牲不畧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罷音疲三十家爲邑邑有司十邑爲卒卒有卒帥十卒爲鄉鄉有無伍謂伍無與爲



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焉立五正使各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收正聽縣下政聽鄉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意而不聽治者

○三國伐宋

指月將甲師少自當稱人非書法只是就稱人見得他將甲師少就將甲師少見得他以制用兵就以制用兵見得他賦於民薄不可以財力分看富強之寔全在在制上有制在前即作內政而寄軍令專伐宋以後特率此制耳兼子桓仲傳亦通論二十年間不可泥着伐宋講○京少曰傳中制字從未辨明蓋制之義有二一曰節制一曰法制舊說以將甲師少為制此節制之說也指月有制在前即作內政而寄軍令是則專主法制矣今人開口說管仲節兵而所講皆執里連鄉云云不知渠意中將認此制字為節制乎為法制乎愚謂制即執里連鄉之法而此法廢厥

衰音崔 差等也 舊謂故 舊征不 旅所以 厚之瑾 溝上道 音近穀 地曰田 麻地曰 疇畧奪 也 牧正謂 五馬大 夫下政 縣帥也

以節兵今按國語所載內教既成畫戰目相視夜戰聲相聞云云則齊之兵無不以一當百而將何必尊偏俾率之有餘矣師何必衆一旅攝人有餘矣管仲起手時通盤打筭必立法立而兵可節故立法政所以為節也二義漏一不可指月語焉未詳故引而伸之

○伐宋 伐楚次以制用兵 下律字用召陵傳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句

○伐宋 召陵 同上

○伐宋 盟首止 息民 二傳俱有管仲匡君

○伐宋 城濮 管仲用兵有制 下儀昌聞傳子犯制民有禮

○伐宋 戰鄆 管仲相 用兵有制 林父將 用兵失律

○伐宋 作丘甲 節兵 賦于民薄 須見兵農相關切 益兵 重困農民 意

○伐宋 書救 節兵 管仲相 樂書將 全民



○伐宋 盟戲制。管仲一匡。制國為十五鄉。知罃三駕。三分四軍。

○伐宋 楚子伐鄭九。魏絳息民。

○伐宋 伐鄭蕭魚制。以用兵。管仲。此題舊出脫母。謀以勝敵。知魏。四股今出呀股。

○伐宋 蕭魚制。二十七年。間如一轍。旨定。將此題錯。一十四年。無二心。注。同上。仍用制。

謀而後人因之。今校正。

○伐宋 歸三田管仲以其君羈。下主謝過以質勿誤。晏子以其君顯。認合孔子。

○伐宋 墮費管仲節兵。南摧西抑。孔子秉禮。與滅繼絕。

○伐宋 用田賦薄賦。息民。須切賦。上立論。加賦。困民。

升合慶父奔仲得政。久季得政。淺。合圍成。公至管仲得政。孔子未得政。

夏單伯會伐宋左取成於宋而還。

胡傳隱公四年。諸侯伐鄭。單伯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辭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單伯會伐宋

晉定不叙三國三國都無貶不止單伯會伐者無貶在桓公之可會不在伐宋上玩傳中齊桓公也二句口氣自明然傳只就黨逆賊反出從伯主之無貶若說得太好便不像平詞。合徐越伐吳皆從所宜從。

附左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舍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

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關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大。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



忌其氣。或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靈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祧。慙。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名。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宮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專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

主荆聘傳

左傳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務簡便不益煩諸侯也。見全胡氏註

王寅僖 王三年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復會焉。齊始伯也。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

重慎。是以盟則眾信。莫敢也。見全許氏注

會鄆 會鄆

指月政簡心慎。提過借批杏。傳會諸侯匡天下意作文。

夏美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阮

胡傳 霸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崩。宋下。猶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三國伐邾。

三國伐邾

春秋宣學卷八

十七

發音艷

昭音石 藏主石 室

繩魯也

衣裳之 會二鄆 音真又 音崩

衣裳之 會二 音二

邾公作 見音倪 即小邾



鄭人侵宋

指月專征謂伯者專主其事而諸侯不敢自相侵伐非專擅也。未成伯以二十七年天下與之然後成伯反照則此為天下未與蓋三會之後業雖粗定而勢未甚張志未遍驗就今日邪不服宋宋欲伐邪則小不懷大不畏類可知猶是勢相雄力相角舊世界桓公之師亦猶諸侯之師相為用者耳為宋伐邪宋主兵也齊安得不叙其下哉此非絕定書法乃傳者因齊叙下見他業未成也勿添足

○ 伐郟 圍成至

伯業 聖化 皆不能達 越明年云云

胡傳 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未有以易之者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

五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書之泰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白阮疆周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為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眾而行兵濊所

謂正也潛師者啣故曰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 鄭人侵宋

指月先儒認經所書侵伐為褒貶之文故胡氏詳辨之見侵伐二項都是兵法所有至於是非則存乎其耳然則經之書侵乃潛師掠境之謂而豈無名行師之謂乎只如此活法辨論不可入斷罪語亦不可死講奇字此只絕寔亦非聖人特書以著其奇也○京少曰玩未有易之句想見先儒臆決唱聲萬口附和實是勅敵文定大建旌鼓援引易詩書周官以辨之不覺旗迷而轍亂矣駁論題駁倒即止作文不必再添蛇足

○ 鄭人侵宋 肆大雋

刑兵 兵有伐亦有侵易書詩周官大司馬所載皆是也樂曰無名可乎法有刑亦有赦易舜典呂刑周官司刺所載甚明矣大雋皆肆可乎

○ 侵宋 陽穀

法 伐固正也而侵則奇 通在兵法上 謀 聚為正矣而分尤奇 論勿涉予奪

○ 伐郟侵宋 侵蔡伐楚

兵法奇正



冬十月

癸卯僖  
王四年

十有六年

是年冬曲沃武公滅翼始受王命為晉侯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左諸侯為宋伐鄭人聞之而侵宋諸侯伐鄭宋故也

○三國伐鄭

信伐宋伐鄭二傳齊稱人見用兵之有制齊序宋下見伯業之未成

秋荆伐鄭見荆聘傳與入蔡同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左鄭成也

盟于幽

胡傳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縣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

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伯天下與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蒼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先儒或以為不書公者諱與讐盟誤矣果以桓為讐而諱與盟者曷不於柯之盟諱之也

盟幽

指月二意平重兩邊各提箇齊桓始伯作案宜用總起即中講亦不可遺失信是就後日詹逃見出要講得活切不可於同欲內說魯之未同

盟幽

原齊桓始伯說來 天下與之 雖一魯原齊桓強盛說來 授之諸侯 叛盟不

足問人心之同舉一鄭 欲盟可以知人心之同

○同盟幽

同圍齊 同欲 同惡

合會權俱責魯上同欲下同志皆見其不可背 合盟貫魯失信桓慮周 合盟新城兩幸人心之同上從齊



下外楚

合清丘諱失信譏失謀

合以益來諱不諱

邾子克卒

甲辰僖王五年崩 十有七年 是年曲沃武公卒

春齊人執鄭詹 鄭不朝也

胡傳 齊人執詹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詹為責人之心責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執詹

指月全在宜執而見惡上發聖人待之意若一味罵殺齊桓便隔千里齊不責已非謂不能朝王見小不可犯大則大亦不可凌小耳○同人曰宜執而遂執之是知責人而不知愛人也聖人待齊之意若曰何不責人之心責已乎何不愛已之心愛人乎四句本先儒語此處引用甚活下一注脚則繫矣盡道盡仁總是以高出常情者厚

待桓公厚待之而不克副此其所以見惡也

○執詹 侵曹伐衛 盡道盡仁 有容有忍

以宜見執起倒重春秋待齊之意收稱人以宜致武起倒重春秋責備賢者收再稱晉侯

○執詹 秦人伐晉 厚待齊桓 盡道盡仁 懲忿窒慾 責備秦穆

○執詹 晉侯伐衛 失于自反 得于自反 文

○執詹 會扈伐陳 同上

○執詹 盾免侵 盡道盡仁 須在鄭固可執陳自當討 反仁反智 處討機括

合執濤塗俱稱人以執始終以王事望齊 合備侯奔楚俱責人已甚 合宋人圍曹皆失于自治 合圍費道仁忠禮俱重反已意

夏齊人殲于遂

春秋指遂人

二十

殲公作

詹公作 瞻下同



胡傳 殲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特強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月可以亡秦固自有是理是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指月只重戒勸意發不用予奪語固有是理理字要玩亡國餘民句極重就此見得可戒可勵處重民心說根滅來合降鞏戒強勸弱抑強扶弱 合孟執伐餘民自強諸侯自弱申胥存楚相如抗秦 又或合獲麟上存楚亡秦固有是理下反風退舍理蓋有之搜索至此得毋詭僻

秋鄭詹自齊逃來

胡傳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詹之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倘曰無罪苟見免焉請從惠于會使諸侯聞之則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越在他國不亦賤乎特書曰逃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齊桓始伯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遺逃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指月兩邊俱重義字

冬多麋

胡傳 麋魯所有也多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害稼則及人矣

指月多則便為稼之害非二意重及人上說到放龍蛇遠犀象便是經邦大訓

乙巳惠 十有八年 晉獻公詭諸元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胡傳 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閒暇而明政刑。  
指月全重不覺二字夫不在追時而在未追之前故欲其未雨云云也

麋音迷



合告糴兵食皆不豫 合伐山戎忘武備好武功 合  
滅舒蓼俱重未然之防 合侵蔡獲燹下亦好武功 合  
合會號無備有備下主伍舉知其有備句 合夾谷忘  
武備脩文德

秋有盛

**胡傳** 盛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  
矣魯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於策何也盛  
陰物也糜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  
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然則蕭韶作  
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  
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  
合獲麟答徵應由君道之失休徵應由聖經之成

冬十月

丙午惠  
王二年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附左** 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  
敗黃師于階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卒鬻拳葬諸夕  
室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  
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慎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  
也楚人以為大閹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  
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夏四月

秋公子結勝陳人之婦于郟遂及齊侯宋公盟

**胡傳** 勝賤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于禮之輕  
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  
輒與焉是以所輕當于禮之重者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  
人失已與人冠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勝陳人之婦  
譏其重以失已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遂  
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  
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  
專對之辭爾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  
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  
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大閹在  
註若今  
城門校  
尉官

盛音或



指月矢已失人碎講輕重字要透所重所輕就人言禮之輕重兼人與禮言書公子書爵是事實正起下而曰句而曰下方是正書法然勝陳人之婦是直書遂字是特筆以書遂之始故復詳論之非倒重語 只遂及盟以抗為主 串人專意而以利國 家云云辨一段在後

遂及盟合遂伐楚專信專兵 合遂救許罪其專善其義 合宋楚平結非本有此命反方在君之側俱罪其專 合夷良夫盟皆專以成抗 合入鄆專好專兵 合昭二年至河復失輕重昧經權

夫人姜氏如莒

附左 初王姚嬖於莊玉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

王取之王奪子禽視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視跪作亂因蒯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玉不克出奔溫子頹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胡傳 奉謂曰伐其稱人將帥師少也結方與二國盟則其招寇也 來伐我何也齊桓始伯責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

新月奉謂曰伐是事定非特書此只明魯罪非予齊也玩齊桓始伯二句宜倒重失人邊

天藜閣鐫



春秋指掌卷之九

莊公下

丁未惠 二十一年 楚堵敖熊麇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胡傳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  
所自來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  
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  
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  
獸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  
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夫者也夫死從

宜興 儲 欣同人 撰輯

青浦陶爾穉穎儒參閱



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附左**

春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郕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徧舞六代之樂叔號公字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借後幽傳

戊申惠王四年

二十有一年鄭厲公突卒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

春晉命於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胡傳**

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也而以爲厲公者按春秋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皆以名書猶繫於爵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稱伯以其實不能君也而况子儀雖乘間得立其爲君微矣豈敢輕去國都與諸侯會于外乎故知過于垂者乃厲公也其始終書爵不沒其實也亦可以爲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巳酉惠王五年

二十有二年鄭文公捷元年

春秋左傳卷九

我戎穀作

鄭號叔命

畧界也平王賜武公地



春王正月肆大眚

胡傳 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也。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勿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好。執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之。旨矣。肆眚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肆大眚

指月書法全在大字。舜典易象呂刑。周官之眚亦只爭得一箇大字耳。惡人者善人之賊。縱有罪必至虐無辜矣。須透說。

肆眚

救刑

譏失刑 善救刑

刑期無刑 兵期無兵

肆眚

城楚丘

譏失刑 謹專封

小惠妨大德 小惠妨大節

肆眚

邢丘

刑

周官三宥三刺 兩邊皆發姑息之政 周公立政立事

弊

外合戰也 小惠小名 俱妨大德 合大鹵刑制 兵制上 縱惡下 崇詐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左傳 春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誅。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書。未卜其夜。不取。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媿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殺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

御公穀 敬仲完 字開習 也 逸詩翹 翹遠貌 古者招 士以弓 懿氏陳 大夫五 父即陳 侯



侯者陳侯使筮之過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  
玉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  
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上也與風也乾天也風為天  
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林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  
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  
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  
而著于上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  
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  
初亡也陳桓子始大子  
齊其後亡也成于得政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胡傳** 徵者名姓不登於史册高侯齊之貴大夫也為為就  
音之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侯盟也來議  
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主乎已上主乎宗  
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公親如齊納幣則不

待也

也

**稽月** 議婚仇臣納幣仇國總重齊字上發忘親意無  
人心又就娶上打動他須發透 只一比大意同

庚戌惠 二十有三年 楚熊暉弑其兄堵敖代立是為楚成  
王六年 王元年是年冬曹莊公射姑卒

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胡傳** 其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  
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  
虎劉卷來計而不書其爵秩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  
而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而明此不為私交之計黨綱  
之禍息矣

祭叔聘

稽月只重內臣句發正人臣之義  
傳末人君明此一段須重發於後

與變乾  
故曰風  
為天下  
卦坤也  
故曰於  
上上正  
變互體  
皆良故  
曰山也  
山生材  
上有乾  
故曰照  
之以天  
光旅壞  
也



夏公如齊觀社

胡傳

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

齊俗因祭社蒐車誇示而聚人觀之

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晉定傳文俱引曹劌語只說不法不足為後觀勿斷罪無書法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胡傳

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鄧

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脩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猶夏不恭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之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大地相似凡變於夷者叛則懲其不恪而威

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接之以禮適人安遠者服矣春秋謹華夷之辨而荆吳徐越諸夏之變於夷者故書法如此

晉定玩傳世類意雖亦有之然結穴全在聖人樂與人為善上遂稱人遂進焉及雖字描寫聖人樂善之心真是活現亦欲後世人主之心其心也與椒聘傳稍別

合季子歸樂與善樂道善見聖人之心見聖人之情

合城邢慕義志義合次陞俱樂與人為善合完盟

慕義服義合鄭逃予慕義罪逃義合邢狄伐慕義

仗義合晉侯伐衛樂與人為善樂與人改過合弗

克納慕義徙義樂與善大改過合晉侯伐秦大意同

合會奔皆原其類上樂與善下善善長合宋公伐

柯大意同合桓桓俱樂與人為善合益來慕義改

過上樂與為善下道大德宏見過清盟扈二傳分作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胡傳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  
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是  
委之於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  
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指月傳首穀齊地正是非所之案故禮非其所故字繫承  
上來言不可受正以明其失正殊無罪魯寔語不當兼蕭  
魯說○同人曰受不受得失在魯矣魯  
不反之正而受其朝雖蕭魯兼責可也  
合朝王所俱非所

### 秋丹桓宮楹

見刻楹傳

穀梁禮天子諸侯勳聖大  
夫倉士黠丹楹非禮也

###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楹音盈  
勳音幼  
聖亞去  
声塗也  
羅音倫  
黃色

### 胡傳

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莊公生於桓公之  
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於母  
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齊人有  
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  
為宗廟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孝  
甚矣春秋詳書於策為後戒也

稱則天義非指娶仇女蓋宗廟社稷為重則母言為  
輕也大舜不告而娶便是孝子裁大義之案收詳書

合盟於魯主莊失婚禮衰得冠禮或主莊婚太遲襄冠  
太早合楚鄭侵衛同許蔡二君弱皆強冠之

辛亥惠  
三十七年

### 二十有四年

曹僖公赤元年

###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穀梁禮天子之楹斲之龔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斲之龔  
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楹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  
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柳音覽  
方口梅  
圖曰楹



**胡傳** 公將遊姜氏。丹桓宮之楹，刻其桷為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童心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宜若小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為大惡何也？桓公見殺於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誇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者也。御孫知為大惡，而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斥言桓宮，以惡莊為後鑒也。  
霜月三心字二正字前後相應宜重看全在仇人之女四字上發收詳書斥言桓宮是紀責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胡傳** 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制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胡傳** 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弑閔孫邾之亂，光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俟仇人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奸合。卒使宗嗣不立，弑逆相仍，幾至亾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為後戒也。  
指月不正始提過重首段忌仇作

**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

**胡傳** 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大夫之妻也。公事日見私事日覲。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宗廟，則不可以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觀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彰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光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指月所見非人所將非物俱責莊公上書法是觀字。下邊是詳書正應何以書句正始之道單屬下段。

**大水**



冬我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胡傳**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也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鄭忽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衆突赤之孽何緣而起以國儲君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誰責而可故雖以國氏皆不書爵為居正者之戒

郭公

**胡傳**此郭公也義不可曉而先儒或以為郭亡者於傳有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勝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及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夫善善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善惡而不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覲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遠引小人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壬子惠 二十有五年 是年夏衛惠公朔卒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穀梁其不名何也 天子之命大夫也

女叔聘

主盟蔑傳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句是時齊晉無命大夫蓋強大而專命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胡傳**按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為大變人君所當恐慎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於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慎脩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集音輯 日月會 日辰房 房屋也 故人大 僕並官 各



指月非地借也非物諂也皆是  
非禮而以不能恐慎脩省作骨

### 伯姬歸于杞

**胡傳**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各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各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杞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指月禮之失謂失親迎之禮非責其不使卿也即使卿亦是失禮但非卿則微者例不當書耳婚姻常事不書故書歸為志失不言逆只點起

###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左報女叔之聘

癸丑惠 二十有六年 衛懿公赤元年

### 春公伐戎

字公無春

### 夏公至自伐戎

### 曹殺其大夫

**胡傳**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霸三王之罪人而蔡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交政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予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胡傳**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帥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春役不淹蔭而齊人同會則無危殆之憂矣



指月書至之例或以久或以危今役不淹時則非久齊人同會則非危故不必至舊說總一無危看傳未明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寅惠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胡傳 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曾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於季姬而與訓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穀梁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在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衣裳之會也

胡傳 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欲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為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盟

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指月同字專為鄭而書當時未同者止有一鄭鄭同則他可知矣作文宜重講鄭服而以得衆贊之講鄭服要本伯勢來鄭畏勢故服非鄭服乃有此勢也授與也乃諸侯自與非聖人與之

盟幽 盟名 服內 以鄭服勢說起倒齊得衆 視帖外 以完服義說起倒齊柔楚 他

盟為愈盟 于斯為盛

盟幽 盟葵丘 人心同 穀梁謂授之諸侯 人心餘 孟子謂葵丘為盛

盟幽 蕭魚 得衆 勢之盛 服貳 心之誠



盟幽 墮費 伯業之成 聖化之兆

合會救鄭勢成事見 合盟貫勢盛慮周 合盟新城 同欲同外楚 合馬陵齊勢盛楚勢張 合鷄澤同欲 同慎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季友之舊也 原仲 季友之舊也

胡傳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季友之舊也 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 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春秋深貶王臣以明 始魯脩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 以著其効也凡此皆正其本之意 合盟蜀不貶私交示正本不貶外交示正始

冬杞伯姬來

胡傳 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 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 父母兄弟春會於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 來也來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胡傳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 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 嫁女於大夫而公 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將討衛也 見全杜氏

會城濮

旨定云以命齊侯討衛 叙事成文 隱隱見伐衛之師 不可 杭意然不如鄒氏專主命 詩立說 氣象冠冕 主使召伯廖 賜齊侯命為侯伯 天命也 且請伐衛 天討也 起處叙明會魯以謀討 後帶衛不可抗意



乙卯惠王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左傳**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胡傳**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

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微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逃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伐衛及戰**

指月說齊奉命不是予齊特起衛之當服罪耳重逆命上拒伯帶說伯不可拒正以奉命也以衛及書日書法雖有

二然玩衛人不請其故即上段不徵詞請罪句直以是日與之戰即上段直與交戰句但又就書日上描寫深疾之意毫無二層當時即約日而戰罪可減乎混作總敘為是傳末聖人之心見矣蓋聖人欲人尊王而不欲人抗王舊主已亂息爭似寬

○齊人伐衛

指月賜齊侯命命之為侯伯也此句輕下奉王命命字乃伐衛之命也只要描寫衛當服罪意傳原無予齊語當時取賂而還無可予也亦無書法

合彭衙逆王命昧王事俱受伐者為主合栢舉逆王命達王命又或合伐齊戰衛逆王命宋狗伯命最可晒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

**附左**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

春秋首事卷九

賈姬姓國大戎



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嬖生卓子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諧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傳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尋諸侏警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義警我尺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代鄭人自純門及達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避鄭人將奔桐丘謀告曰楚幕存焉乃

止

胡傳

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事見矣

旨定提楚罪起隨繳書法轉下桓公得救恤之義即在救恤之義中發安攘之事見意

合聶北救急患息患 合盟貫事見義著 合盟蔡丘安攘之事見翼戴之事信 合救救徐事見志息 合帝丘桓公之事見矣晉文無功亦見矣 合遂會救以子元范山起皆有無故字而齊晉之勤怠異 合九國救桓公主兵晉景親往

冬築郟

胡傳

郟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圍則書築郟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祝

郟音眉

唐叔之後小戎女也

鄙邊邑

宋人下公宥知婁人盡惑也尋用也

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子元畏之不致進謀開也



之豐凶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指月全在不視歲三字寫  
他與民漠不相關之心

合告糴役民非時無人君之心急病無實失大臣之道

### 大無麥禾

**詞傳** 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克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滅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  
指月書大無於冬形容奢侈人不計盈縮  
忽然告置光景最妙收下書告糴以病公  
合大有年人事之失天道之變 合盟戲下書告糴下書蕭魚 合會平丘俱有宮室臺榭句

### 臧孫辰告糴于齊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財寶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僚卿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也為避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憐非事君也文仲以盟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

穀梁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艾獲也



非之

胡傳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辭緩  
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各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  
子責其寬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告糴

指月其情急急字即急病急字此情即文仲請往告糴之  
情蓋文仲但知急病讓夷其所治者大臣任國事之名耳  
却不知平時務農云云使民不至於病方是大臣任國事  
之寔春秋循名責實故不以為功而以為罪大臣二字重  
看若小臣亦不如此責他治各在臨時不治寔在平日  
參旨定蔽者原心而論心蔽於名自然不暇治寔國家事  
為此一念不知潰壞多少春秋此傳直是撥出大臣各根  
為之痛加鍼砭大宜扼發蔽字妙魯人悅之是蔽在通國  
也

○告糴

六月雨

減孫急病  
僖公勤民

大臣任國不能務農重穀  
節用愛民史臣頌君稱其

足用愛民  
務農重穀

告糴

遂乞師

食資于人  
兵資于人

責臣  
責君

合伐山戎治各畧遠

丙辰惠王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廡

胡傳

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  
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

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  
齊冬築郡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指月用民力為已悉不但要合築郡新廡  
二役看并合大無告糴方盡悉字之意

合作南門非時非制上重悉字下重輕字

夏鄭人侵許

馬廡謂  
之延猶  
庫藏謂  
之長府



秋有菑全劉向菑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甚暑男女同川淫菑音廢

生臭惡聞於四方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左書時也借隱公二年十有

城諸及防

主中丘傳雖時亦書句亦要見凶荒之後意

丁巳惠王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借次滑傳穀梁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鄭而不能也不言公耻不能救鄭也

附左

是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闕射師諫則執而梏於菟音穀於菟音

左無師字

穀音穀於菟音

以紀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鄆

胡傳

降者魯服之詞前書鄭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鄆專罪齊也鄆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

不道肆其強力者使降附不書鄆降而曰降鄆者以齊之強故罪之深以鄆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強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強陵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指月降鄆未嘗加兵其國但遙以兵威脅服之耳只發透脅服二字而急事功之心自見急字最說得伯者心事出道義事功正是王伯之辨須重發

合伐山戎急功好功明王道正王法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春秋左傳卷九

十一

烏徒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見遇清傳左謀伐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齊人伐山戎

更記山戎伐燕燕人告急於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刺令表登卑耳之山斬孤竹而南歸命燕

君復脩召公之業納貢於周如成周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穀梁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責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

胡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甲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甲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關地可謂能脩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譏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器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脩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

制音弗擊也令支孤竹二國名山戎之與燕姬姓分子枝子也

以美之其謂退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務交兵而強楚自服平觀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晉定全重困民上發資齊處只一遠字畧遠故功奇功奇於可如其端不可謂也以王法正其罪全在垂戒上

合城楚丘夏遠專卦俱正王法合遂伐楚譏遠譏專以還燕貢徵楚貢問起北伐南征合侵蔡獲俱有文德武功合大鹵王法王師俱有後世云云合伐鮮虞俱在書法上發合滅陸渾譏畧遠恕靖華合夾谷好武功脩文德

戊午惠王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激流也

胡傳

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所以候四時去國築臺於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合六月雨厲民自樂與民同樂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於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射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微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指月躬來誇示，句要模寫正見。他好武功處，聖人抑桓正為此。

合宜申捷上，在不必獻上論。收書獻下，在不當受上論。收不書宋，合黃父功不足，矜功不足，異俱有後世云云。合用田賦困民力，困民財。

微音叫，外微微，外也。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已未惠王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 魯為管仲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于梁丘。

○遇梁丘

指月以知鄭伐宋傳正名意，提起。遇清傳齊為荆伐鄭，故請會諸侯。宋先請見，故遇謂之不期可乎。收以辱及卑。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南人率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率有力焉，能投蓋於稷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林成，季使以君命，命偪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

黨音掌，魯大夫，闕音秘，不從公也。女公子，子般，殊設音。



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

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公羊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  
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  
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  
季子至而投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  
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  
曰魯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  
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疾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  
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矣必無後乎魯  
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矣必無後乎魯國  
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保氏至于王堤而死公子牙  
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  
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  
善爾誅不得倖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飲  
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共仲使圍人  
華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公子慶父如齊

胡傳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  
方是時享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幸臣召公奭命仲桓  
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於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  
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從  
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  
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  
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  
之始而卒書公薨于般率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  
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主救邢傳

附左

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  
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  
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  
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  
往聞號請命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月號  
公使祝應宗區史器享焉神賜之士田史驚曰號其亡乎

班肇音  
洛城音  
真醜鳥  
名其羽  
有毒

一生父  
子一及  
兄弟

保音類

已未公  
殺作乙

未







